

漢

書

傳
七

十六

漢書卷七十三

韋賢傳第四十三

韋賢字長孺，魯國鄒人也。其先韋孟，家本彭城，爲楚元王傳，傳子夷王及孫王戊。戊荒淫不遵道，孟作詩風諫。後遂去位，徙家於鄒，又作一篇。其諫詩曰：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官爲楚王傳而歷相三王也。」

肅肅我祖，國自豕韋，〔二〕黼衣朱紱，四牡龍旂。〔三〕彤弓斯征，撫寧遐荒，〔四〕總齊羣邦，以翼大商，〔五〕迭彼大彭，勳績惟光。〔六〕至于有周，歷世會同。〔七〕王赧聽譖，寔絕我邦。〔八〕我邦旣絕，厥政斯逸，〔九〕賞罰之行，非繇王室。〔一〇〕庶尹羣后，靡扶靡衛，五服崩離，宗周以隊。〔一一〕我祖斯微，遷于彭城，〔一二〕在予小子，勤諉厥生，〔一三〕隄此嫚秦，耒耜以耕。〔一四〕悠悠嫚秦，上天不寧，乃眷南顧，授漢于京。〔一五〕

〔一〕應劭曰：「在商爲豕韋氏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黼衣畫爲斧形，而白與黑爲彩也。朱紱爲朱裳畫爲亞文也。亞，古弗字也，故因謂之。紱字又作黻，其

音同聲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言受彤弓之賜，於此得專征伐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翼，佐助也。」

〔五〕應劭曰：「國語曰：『大彭、豕韋爲商伯。』」師古曰：「迭，互也。自言豕韋氏與大彭互爲伯於殷商也。迭音徒結反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繼爲諸侯預盟會之事也。」

〔七〕應劭曰：「王赧，周末王，聽讒受譖，絕豕韋氏也。」

〔八〕應劭曰：「言自絕豕韋氏之後，政教逸漏，不由王者也。」臣瓚曰：「逸，放也。管仲曰『令而不行謂之放』。」師古曰：

「瓚說是也。」

〔九〕師古曰：「繇與由同也。」

〔一〇〕應劭曰：「五服謂甸服、侯服、綏服、要服、荒服也。」師古曰：「庶尹，衆官之長也。羣后，諸侯也。隊，失也，音直

類反。」

〔一一〕師古曰：「言我之先祖於此遂微也。惡，古遷字。其下並同。」

〔一二〕師古曰：「諛，欺聲，音許其反。」

〔一三〕師古曰：「言遭秦暴慢，無有列位，躬耕於野。」

〔一四〕師古曰：「高祖起在豐沛，於秦爲南，故曰南顧。言以秦之京邑，授與漢也。」

於赫有漢，四方是征，〔一〕靡適不懷，萬國迺平。〔二〕乃命厥弟，建侯於楚，俾我小臣，惟傳是輔。兢兢元王，恭儉淨壹，〔三〕惠此黎民，納彼輔弼。饗國漸世，垂烈于後，〔四〕

乃及夷王，克奉厥緒。咨命不永，唯王統祀，^{〔五〕}左右陪臣，此惟皇士。^{〔六〕}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於讀曰烏。烏，歎辭也。赫，明貌。凡此詩中諸歎辭稱於者，其音皆同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懷，思也，來也。迨，古攸字。攸，所也。言漢兵所往之處，人皆思附而來，萬國所以平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兢兢，謹戒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元王立二十七年而薨，垂遺業於後嗣也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咨，嗟也。永，長也。夷王立四年而薨，戍乃嗣位，故言不永也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爾雅云：『皇，正也。』」

如何我王，不思守保，不惟履冰，以繼祖考！^{〔二〕}邦事是廢，逸游是娛，犬馬繇繇，是放是驅。^{〔三〕}務彼鳥獸，忽此稼穡，烝民以匱，我王以嫗。^{〔三〕}所弘非德，所親非俊，唯囿是恢，唯諛是信。^{〔四〕}諭諭諂夫，嘒嘒黃髮，^{〔五〕}如何我王，曾不是察！既藐下臣，追欲從逸，^{〔六〕}嫚彼顯祖，輕茲削黜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惟，亦思也，言不思念敬慎如履薄冰之義，用繼其祖考之業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繇與悠同。悠悠，行貌。放，放犬也。驅，驅馬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嫗與愉同，樂也。言衆人失此稼穡，以致困匱，而王反以爲樂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恢，大也。諛，諂言也。」

〔五〕如淳曰：「諭諭，自媚貌也。」師古曰：「嘒嘒，直言也。諭音踰。嘒音五各反。」

〔六〕應劭曰：「藐，遠也。言疏遠忠賢之輔，追情欲，從逸遊也。」〔臣瓚曰：「藐，陵藐也。」〕師古曰：「藐與遠同。應說是也。下臣，孟自謂也。從讀曰縱。」

嗟嗟我王，漢之睦親，〔二〕曾不夙夜，以休令聞！〔三〕穆穆天子，臨爾下土，明明羣司，執憲靡顧。〔三〕正遐繇近，殆其怙茲，〔四〕嗟嗟我王，曷不此思！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睦，密也，言服屬近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休，美也。令，善也。聞，聲名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靡，無也。言執天子之法，無所顧望也。顧讀如古，協韻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言欲正遠人，先從近〔親〕始，而王怙恃與漢威屬，不自勗慎，以致危殆也。繇讀與由同。」

非思非鑒，嗣其罔則，〔二〕彌彌其失，岌岌其國。〔三〕致冰匪霜，致隊靡嫚，瞻惟我王，昔靡不練。〔三〕興國救顛，孰違悔過，追思黃髮，秦繆以霸。〔四〕歲月其徂，年其逮耆，〔五〕於昔君子，庶顯于後。〔六〕我王如何，曾不斯覽！〔七〕黃髮不近，胡不時監！〔八〕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不思鑒戒之義，是令後嗣無所法則也。」

〔二〕應劭曰：「彌彌猶稍稍也，罪過茲甚也。岌岌，欲毀壞也。」師古曰：「岌岌，危動貌，音五合反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言堅冰之成起於微霜，隕隊之咎由於怠嫚也。練猶閱歷之，言往昔之事，皆在王心，無所不閱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言興復邦國，救止顛隊之道，無如能自悔其過惡。秦穆公伐鄭，爲晉所敗而歸，乃作秦誓曰：『雖則員

然，尙猶詢茲黃髮，則罔所愆。』謂雖有員然之失，庶幾以道謀於黃髮之賢，則行無所過矣。黃髮，老壽之人也，謂

髮落更生黃者也。員與云同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逮，及也。耆者，老人面色如垢也。言歲月驟往，年將及耆，不可殆忽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於，歎辭也。言昔之君子，庶幾善道，所以能光顯於後世也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覽，視也，叶韻音濫。」

〔八〕師古曰：「黃髮不近者，斥遠耆老之人也。近音其靳反。」

其在鄒詩曰：

微微小子，既考且陋，〔二〕豈不牽位，穢我王朝。〔三〕王朝肅清，唯俊之庭，顧瞻余躬，懼穢此征。〔三〕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自言年老，材質鄙陋也。」

〔二〕應劭曰：「言豈不戀此爵位乎？以王朝汙穢不肅清故也。」師古曰：「此說非也。恐已穢王朝，所以去耳，故下又

言『懼穢此征』也。」

〔三〕李奇曰：「於此便行也。」師古曰：「此皆孟已去遜辭，不欲顯王之過惡也。」

我之退征，請于天子，天子我恤，矜我髮齒。赫赫天子，明愍且仁，懸車之義，以洎小臣。〔二〕嗟我小子，豈不懷土？庶我王寤，越遷于魯。〔三〕

〔一〕應劭曰：「古者七十縣車致仕。洎，及也。天子以縣車之義及我也。」師古曰：「洎音鉅異反。」

〔二〕應劭曰：「言豈不懷土乎？庶幾王之寤覺，欲還輔相之，相近居魯也。」

既去禰祖，惟懷惟顧，〔二〕祁祁我徒，戴負盈路。〔三〕爰戾于鄒，翳茅作堂，〔三〕我徒

我環，築室于牆。〔四〕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父廟曰禰。言去其父祖舊居，所以懷顧也。禰音乃禮反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祁祁，衆貌。一曰祁祁，徐行也。徒謂學徒也。戴負者，謂隨其徙居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戾，至也。翳字與剪同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環，遶也。」

我既畧逝，心存我舊，夢我瀆上，立于王朝。〔二〕其夢如何？夢爭王室。其爭如何？

夢王我弼。〔三〕寤其外邦，歎其喟然，〔三〕念我祖考，泣涕其漣。〔四〕微微老夫，咨既遷

絕，〔五〕洋洋仲尼，視我遺烈。〔六〕濟濟鄒魯，禮義唯恭，誦習弦歌，于異他邦。〔七〕我雖鄙

者，心其好而，我徒侃爾，樂亦在而。〔八〕

〔二〕應劭曰：「瀆上，孟所居彭城東里名（曰）〔也〕。猶不忘本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弼，戾也。言夢爭王室之事，王違戾我言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夢在王朝，及寐之寤，乃在鄒也。寤，覺也。喟音丘位反。覺音工效反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漣漣，泣下貌，音連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咨，嗟也。絕謂與舊居絕也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洋洋，美盛也。烈，業也。視讀曰示。孔子，鄒人，故言示我遺業也。洋音祥，又音羊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言禮樂之教，不同餘土也。」

〔八〕師古曰：「而者，句（端）〔絕〕之辭。侃，和樂貌，音口旦反。」

孟卒于鄒。或曰其子孫好事，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詩也。

自孟至賢五世。賢爲人質朴少欲，篤志於學，〔一〕兼通禮、尚書，以詩教授，號稱鄒魯大儒。徵爲博士，給事中，進授昭帝詩，稍遷光祿大夫詹事，至大鴻臚。昭帝崩，無嗣，大將軍霍光與公卿共尊立孝宣帝。帝初卽位，賢以與謀議，安宗廟，賜爵關內侯，食邑〔三〕徙爲長信少府。〔三〕以先帝師，甚見尊重。本始三年，代蔡義爲丞相，封扶陽侯，〔四〕食邑七百戶。時賢七十餘，爲相五歲，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，賜黃金百斤，罷歸，加賜弟一區。丞相致仕自賢始。年八十二薨，諡曰節侯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篤，厚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與讀曰豫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長信者，太后宮名，爲太后官屬也。」

〔四〕孟康曰：「屬沛郡。」

賢四子：長子方山爲高寢令，早終；次子弘，至東海太守；次子舜，留魯守墳墓；少子玄成，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。故鄒魯諺曰：「遣子黃金滿籬，不如一經。」〔一〕

〔一〕如淳曰：「籬，竹器，受三四斗。今陳留俗有此器。」蔡謨曰：「滿籬者，言其多耳，非器名也。若論陳留之俗，則我

陳人也，不聞有此器。」師古曰：「許慎說文解字云『簾，箬也』，楊雄方言云『陳、楚、宋、魏之間謂箬爲簾』，然則簾籠之屬是也。今書本簾字或作盈，又是盈滿之義，蓋兩通也。」

玄成字少翁，以父任爲郎，常侍騎。少好學，修父業，尤謙遜下士。^{〔一〕}出遇知識步行，輒下從者，與載送之。^{〔二〕}以爲常。其接人，貧賤者益加敬，繇是名譽日廣。^{〔三〕}以明經擢爲諫大夫，遷大河都尉。^{〔四〕}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下音胡亞反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輒從者之車馬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繇與由同。」

〔四〕服虔曰：「今東平郡也。本爲濟東國，後王國除，爲大河郡。」

初，玄成兄弘爲太常丞，職奉宗廟，典諸陵邑，煩劇多罪過。父賢以弘當爲嗣，故敕令自免。^{〔一〕}弘懷謙，不去官。^{〔二〕}及賢病篤，弘竟坐宗廟事繫獄，罪未決。室家問賢當爲後者，賢恚恨不肯言。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，^{〔三〕}共矯賢令，^{〔四〕}使家丞上書言大行，^{〔五〕}以大河都尉玄成爲後。賢薨，玄成在官聞喪，又言當爲嗣，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，卽陽爲病狂，臥便利，妄笑語昏亂。^{〔六〕}徵至長安，旣葬，當襲爵，以病狂不應召。大鴻臚^{〔奉〕}

〔奏〕狀，章下丞相御史案驗。玄成素有名聲，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。〔七〕案事丞相史乃與玄成書〔八〕曰：「古之辭讓，必有文義可觀，故能垂榮於後。今子獨壞容貌，蒙恥辱，爲狂癡，光曜晦而不宣。〔九〕微哉！子之所託名也。〔一〇〕僕素愚陋，過爲宰相執事，〔一一〕願少聞風聲。不然，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。」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：「聖王貴以禮讓爲國，宜優養玄成，勿枉其志，〔一二〕使得自安衡門之下。」〔一三〕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，劾奏之。有詔勿劾，引拜。玄成不得已受爵。宣帝高其節，以玄成爲河南太守。兄弘太山都尉，遷東海太守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恐其有罪見黜，妨爲繼嗣，故令以病去官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謂若欲代父爲侯，故避嫌不肯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博士姓義名倩也。宗家，賢之同族也。倩音千見反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矯，託也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爲文書於大行，以言其事也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便利，大小便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辟讀曰避。」

〔八〕師古曰：「即案驗玄成事者。」

〔九〕師古曰：「掩讀與暗同。」

〔一〇〕李奇曰：「名，聲名也。」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過猶謬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枉，屈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衡門，謂橫一木於門上，貧者之所居也。」

數歲，玄成徵爲未央衛尉，遷太常。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，惲誅，黨友皆免官。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，當晨入廟，天雨淖，〔一〕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。有司劾奏，等輩數人皆削爵爲關內侯。玄成自傷貶黜父爵，歎曰：「吾何面目以奉祭祀！」作詩自劾責，曰：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淖，泥也，音女教反。」

赫矣我祖，侯于豕韋，賜命建伯，有殷以綏。〔二〕厥績既昭，車服有常，朝宗商邑，四牡翔翔。〔三〕德之令顯，慶流于裔，宗周至漢，羣后歷世。〔三〕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建，立也。立爲伯也。綏，安也。以有此伯，故天下安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翔翔，安舒貌。」

〔三〕應劭曰：「歷世有爵位。」

肅肅楚傳，輔翼元、夷，〔一〕厥駟有庸，惟慎惟祗。〔二〕嗣王孔佚，越遷于鄒，〔三〕五世壙僚，至我節侯。〔四〕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元王、夷王也。」

〔二〕孟康曰：「駟，駟馬也。尙書『車服以庸』。庸，功也。」師古曰：「庸亦常也，卽上車服有常同義也。祗，敬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孔，甚也。佚與逸同。」

〔四〕應劭曰：「自孟至賢五世無官。壙，空也。」

惟我節侯，顯德遐聞，〔二〕左右昭宣，五品以訓。〔三〕既考致位，惟懿惟奐，〔三〕厥賜祁祁，百金泊館。〔四〕國彼扶陽，在京之東，惟帝是留，政謀是從。繹繹六轡，是列是理，〔五〕威儀濟濟，朝享天子。天子穆穆，是宗是師，〔六〕四方遐爾，觀國之煇。〔七〕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聞，合韻音問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左右，助也，言爲相也。五品，五教也。訓，理也。左讀曰佐，右讀曰佑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言以年致仕也。懿，美也。奐，盛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祁祁，行來貌。泊，及也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繹繹，和調之貌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穆穆，天子之容也。宗，尊也，言天子尊之以爲師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煇，光也。」

茅土之繼，在我俊兄，惟我俊兄，是讓是形。〔二〕於休厥德，於赫有聲，〔三〕致我小子，越留於京。〔三〕惟我小子，不肅會同，〔四〕嬭彼車服，黜此附庸。〔五〕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形，見也。言其謙讓志節顯見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於，皆歎辭也。休，美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言致爵位於己身而留在京師，豫朝請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肅，敬也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嬙，古情字也。創爵爲關內侯，故云黜此附庸，言見黜而爲附庸也。」

赫赫顯爵，自我隊之；微微附庸，自我招之。誰能忍媿，寄之我顏；誰將退征，從之夷蠻。〔二〕於赫三事，匪俊匪作，於蔑小子，終焉其度。〔三〕誰謂華高，企其齊而；誰謂德難，厲其庶而。〔三〕嗟我小子，于貳其尤，〔四〕隊彼令聲，申此擇辭。〔五〕四方羣后，我監我視，威儀車服，唯肅是履！〔六〕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言己恥辱之甚，無所自措，故曰誰有能忍媿者，以我顏寄之；誰欲遠行去者，當與相從，適於蠻夷，不能見朝廷之士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於，歎辭也。三事，三公之位也。度，居也。言三公顯職，以賢俊爲之，我雖微蔑，方自勉厲，終當居此也。度音大各反。後並同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華，華山也。華山雖高，企仰則能齊觀。道德不易，克厲然庶幾可及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于，往也。尤，過也。自戒云，今以往勿貳其過。一曰，貳〔謂〕不一也，言心不專一，致此過也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令，善也。擇，可擇之辭。一曰，擇謂創也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戒他人。」

初，宣帝寵姬張婕妤男淮陽憲王好政事，通法律，上奇其材，有意欲以爲嗣，然用太子

起於細微，又早失母，故不忍也。久之，上欲感風憲王，輔以禮讓之臣，〔一〕乃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。是時王未就國，玄成受詔，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，條奏其對。及元帝卽位，以玄成爲少府，遷太子太傅，至御史大夫。永光中，代于定國爲丞相。貶黜十年之間，遂繼父相位，封侯故國，榮當世焉。玄成復作詩，自著復玷缺之難，〔二〕因以戒示子孫，曰：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風讀曰諷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玉缺曰玷。復音房目反。難，古艱字。玷音丁念反。」

於肅君子，既令厥德，〔一〕儀服此恭，棣棣其則。〔二〕咨余小子，既德靡逮，〔三〕曾是車服，荒嫚以隊。〔四〕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於，歎辭也。肅，敬也。令，善也。言君子之人，皆肅敬以善其德也。」

〔二〕李奇曰：「善威儀也。」師古曰：「詩邶柏舟曰：『威儀逮逮，不可選也。』逮逮，閑習之貌，音徒繼反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逮，及也，自言德不及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曾之言則也。」

明明天子，俊德烈烈，不遂我遺，恤我九列。〔一〕我既茲恤，惟夙惟夜，〔二〕畏忌是申，供事靡愒。〔三〕天子我監，登我三事，〔四〕顧我傷隊，爵復我舊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恤，安也。九列，卿之位，謂少府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夙，早也。言早夜常自戒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申，言自約束也。惰，古惰字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監，察也。三事，三公之位，謂丞相也。」

我既此登，望我舊階，先后茲度，漣漣孔懷。〔二〕司直御事，我熙我盛；〔三〕羣公百僚，我嘉我慶。于異卿士，非同我心，三事惟囑，莫我肯矜。〔三〕赫赫三事，力雖此畢，非〔吾〕〔我〕所度，退其罔日。〔四〕昔我之隊，畏不此居，〔五〕今我度茲，戚戚其懼。〔六〕

〔一〕應劭曰：「我既此登，爲丞相也。先后茲度，父所在也。」臣瓚曰：「案古文宅度同。」師古曰：「先后卽先君也。以父昔居此位，故泣涕而甚思之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司直，丞相司直也。御事，治事之吏也。言司直及治事之人助我興盛而爲職務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言已居尊位，懼不克勝，而羣公百官，皆來相慶，是與我心不同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我雖畢力於此，然懼非所居，貶退無日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居，合韻音基庶反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度亦居也。」

嗟我後人，命其靡常，靖享爾位，瞻仰靡荒。〔二〕慎爾會同，戒爾車服，無嬖爾儀，以保爾域。〔三〕爾無我視，不慎不整；我之此復，惟祿之幸。〔三〕於戲後人，惟肅惟栗。〔四〕無忝顯祖，以蕃漢室！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靖，謀也。享，當也。言天（會）〔命〕無常，唯善是祐。謀當爾位，無荒怠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嬾亦古惰字也。域謂封邑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言我之得復此爵，乃蒙天之福幸而遇之，爾等不當視效而怠慢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於戲讀曰嗚乎。」

玄成爲相七年，守正持重不及父賢，而文采過之。建昭三年薨，諡曰共侯。初，賢以昭帝時徙平陵，玄成別徙杜陵，病且死，因使者自白曰：「不勝父子恩，願乞骸骨，歸葬父墓。」上許焉。

子頃侯寬嗣。薨，子僖侯育嗣。薨，子節侯沈嗣。自賢傳國至玄孫乃絕。玄成兄高寢令方山子安世歷郡守，大鴻臚，長樂衛尉，朝廷稱有宰相之器，會其病終。而東海太守弘子賞亦明詩。哀帝爲定陶王時，賞爲太傅。哀帝卽位，賞以舊恩爲大司馬車騎將軍，列爲三公，賜爵關內侯，食邑千戶，亦年八十餘，以壽終。宗族至吏二千石者十餘人。

初，高祖時，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。至惠帝尊高帝廟爲太祖廟，景帝尊孝文廟爲太宗廟，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、太宗廟。至宣帝本始二年，復尊孝武廟爲世宗廟，行所巡狩亦立焉。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，合百六十七所。〔一〕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，與太上皇、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，〔二〕并爲百七十六。又園中各有寢、便殿。〔三〕日祭於寢，月祭

於廟，時祭於便殿。寢，日四上食；廟，歲二十五祠；^{〔一〕}便殿，歲四祠。又月一游衣冠。而昭靈后、武哀王、昭哀后、孝文太后、孝昭太后、衛思后、戾太子、戾后各有寢園，與諸帝合，凡三十所。一歲祠，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，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，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，養犧牲卒不在數中。

^{〔一〕}師古曰：「六十八者，郡國之數也。百六十七所，宗廟之數也。」

^{〔二〕}師古曰：「悼皇考者，宣帝之父，卽史皇孫。」

^{〔三〕}如淳曰：「黃圖高廟有便殿，是中央正殿也。」師古曰：「如說非也。凡言便殿、便室者，皆非正大之處。寢者，陵上正殿，若平生露寢矣。便殿者，寢側之（便）（別）殿耳。」

^{〔四〕}如淳曰：「月祭朔望，加臘月二十五。」晉灼曰：「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。五月嘗麥。六月、七月三伏、立秋糈萁，又嘗桑。八月先夕饋飧，皆一太牢，耐祭用九太牢。十月嘗稻，又飲蒸，二太牢。十（一）月嘗，十二月臘，二太牢。又每月一太牢，如閏加一祀，與此上十二爲二十五祠。」師古曰：「晉說是也。」

至元帝時，貢禹奏言：「古者天子七廟，今孝惠、孝景廟皆親盡，宜毀。及郡國廟不應古禮，宜正定。」天子是其議，未及施行而禹卒。永光四年，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，曰：「朕聞明王之御世也，遭時爲法，因事制宜。」^{〔一〕}往者天下初定，遠方未賓，因嘗所親以立宗廟，^{〔二〕}蓋建威銷萌，一民之至權也。^{〔三〕}今賴天地之靈，宗廟之福，四方同軌，蠻貊貢職，^{〔四〕}久違而不定，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，^{〔五〕}殆非皇天祖宗之意，朕甚懼焉。傳不云乎？『吾不與祭，如